

〔清〕朱彝尊 輯錄

明
詩
集

第三册

古
文
書
局

朱彝尊輯錄

四月

詩

綜

第三册

中華書局

明詩綜卷二十二

小長蘆 朱彝尊 錄

海昌 馬翌贊 編評

彭韶 九首

韶字鳳儀，莆田人。天順丁丑進士，除刑部主事，歷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，巡撫蘇、松，召入爲大理寺卿，累轉刑部尚書。卒，贈太子少保，謚惠安。有《從吾滯稿》。

《靜志居詩話》：彭公以左僉都御史巡視浙江，兼理鹽法，憐亭戶之苦，繪八圖上進，各系以詩，雖未盡工，然有元次山《春陵》《示官吏》一詩風骨。若《臨江詞》一篇，慷慨激烈，信足以起頑懦。其云「後來姦佞儒，巧言自粉飾。叩頭乞餘生，毋乃非直筆」。蓋指修《實錄》者而言。攷《高皇帝實錄》，一修於建文元年五月，至三年十二月書成；再脩於靖難後，至永樂元年六

月書成，迨九年復修，至十六年五月書成。《文皇帝實錄》，脩自洪熙元年五月，至宣德五年正月書成，四次纂脩，總裁楊東里一人均與焉。即如《書傳會選》，許觀景清寔預纂脩之列，今刊本猶書其名，而《實錄》去之。則建文諸臣在洪武中嘉言懿行，槩從刪削，而顛倒其是非可知已。彭公所指斥，殆爲東里言之乎？

經進鹽圖詩八首

鹽場圖

兩浙山水鄉，古稱天地藏。西望出吳淞，東行踰雁蕩。利孔非一塗，鹽征爲海王。泉布充京儲，芻糧助邊餉。庶哉用物宏，生意不復暢。薪桂與炊玉，晨昏增感愴。敝屋棲寒蘆，新畚倚孤嶂。懷土思依依，承家如草創。

山場圖

山木非不佳，林麓非不彥。百年生聚繁，分業薄如紙。朝夕斧斤人，不待黃落矣。近伐嘵山童，遠入虞虎兕。肩重何足辭，突黔良藉此。而况煮海功，昏夜無停止。菹薪苟不力，公私亦何倚。歲歲事辛勤，猶勝棄桑梓。

草蕩圖

海墻咫尺地，一望如掌平。材木不生植，草莽徒敷榮。廣牧良有害，泛取亦難成。瓜分給亭戶，表絕自經營。繁霜一以降，百物俱彫零。芻蕘忽萃止，芟縛無留行。輦運積官所，來歲事煎烹。負荷非爲苦，願言公課登。

林瀉圖

旭日朝沮場，欣茲風色競。錢鑄密如鱗，沙塗平似鏡。汲曬足灰泥，層層白相映。易地聚成堆，再淋鹹始盛。方池藉以茅，小竇暗通阱。蓮實重且堅，浮浮力能勝。祇恐山雨來，一簣功未竟。殷勤守餘瀝，坐待瀉池定。

煎鹽圖

鹹液泛清冷，牢盆戒脩潔。分番忽後時，及此旺煎月。一勺盡傾瀉，萬竈俱焚爇。沈沈紅霧收，蹙蹙晴波竭。斂之白盈箕，凝華燦如雪。點檢入公私，中心更煩熱。荆妻慰苦顏，摩挲汗流血。却歎戍邊人，垂老有離別。

《詩話》：煎鹽之法，惟海濱居民晰之，書生多未詳也。惠安是詩，已具其槩，然不若施宿《會

稽志》所載，靡有剩義。今節錄於後云：會稽亭戶煎鹽法，以海潮沃沙暴日中，日將夕，刮鹹聚而苦之，明日又沃而暴之。如是五六日，乃淋鹹取滷。然後試以蓮子，每用竹筒一枚長二寸，取老硬石蓮五枚，納滷筒中。一二蓮浮，或俱不浮，則滷薄不堪用，謂之「退滷」。蓮子取其浮而直，若三蓮浮，則滷將成；四五蓮浮，則滷成，可用，謂之「足蓮滷」，或謂之「頭滷」。然石蓮試以滷，取最後升者爲「足蓮」，「足蓮」乃可驗滷。有無「足蓮」者，必借人已驗蓮滷，較蓮之輕重爲之，然後爲審。編竹爲檠，檠中爲百耳，以篾懸之，塗以石灰，纔足受滷，燃烈燄中，滷不漏而檠不焦灼，一檠可煎二十過，淋下滷水，或以他水雜之，但識其舊痕，以飯甌蓋之，於中拭去面水，至舊處元滷盡在，所去者皆它水，或以甌箆隔之亦可，以他物則不可分矣。孔融論云：「敝箆不能救鹽池之滷。」意蓋指此。《練化術》云：「飲食過鹹，以飯箆竹數條炙之，著其中，則汁便澹。」蓋未易以理推也。覽此，讀惠安諸詩，可以豁然無滯義矣。

徵鹽圖

小汛風日好，大汛潮汐平。袖長應善舞，課羨易爲徵。歲歉伊誰知，寧分雨與晴。衣食豈不急，國計良非輕。擔石四面至，倉庾一朝盈。鹽官唱簿曆，折閱頻呼聲。况乃逃亡多，荒額重加徵。展限諒未允，努力事餘生。

放鹽圖

三邊乏儲峙，良賈勞委輸。償以榷海利，子母多贏餘。水膏易消耗，蔀屋難貯諸。多年積逋欠，折算盡錙銖。渺渺太湖畔，盈盈東海隅。雪山壓巨浪，風帆恣所如。每資藜藿食，亦薦王侯厨。誰念味中苦，搔首空躊躇。

追賠圖

近寶固貧國，厚貨亦貧民。滌丁有常賦，催目何紛紜。侵耗歲已久，夤緣具虛文。商算無從給，鞭箋不堪聞。富點自當爾，哀此頗連人。稱貸不見售，絲穀無餘新。寬減逢優恤，感激謝皇仁。滄海未終竭，更始重辛勤。

臨江詞

臨江古名邦，佳麗傳自昔。豈不產異人，爲茲壯顏色。云何百年間，不見有遺跡。館人聞我言，掩袂長歎息。叩之至再三，欲語還踧踖。爲言有姦臣，名字不記憶。□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□。內臺司風紀，適遭陽九厄。飛簡論曹魏，戮力事討賊。膠固不知幾，祇顧順與逆。□□□□□，奇禍嬰六戚。茲事有始末，賤子請□一。神考早謝世，太孫推正嫡。母妃開平家，元勳載帝室。隱然九鼎重，姻姪

萬人敵。嫌隙一以開，讒言肆罔極。居然尾不掉，大都勢耦國。時有黃奉嘗，子登。輕佻故無匹。伴讀東宮中，論事時造膝。一旦削王侯，忽徨何太亟。細人暗大體，國釁此焉隙。漁陽動地來，六軍盡股栗。齊公泰爲司馬，折衝乃其職。堂堂正正旗，誓書嚴紀律。內相方夫子，孝孺。早學富經術。倚馬草檄文，樞機資密勿。又有黃門陳，迪。自少稱英特。餘者亦黨人，我今半遺失。當其自靖時，鼎鑊甘如蜜。之死矢靡他，萬古常昭晰。父母且不顧，爵祿何能易。寄語謝諸親，怨尤竟何益。所貴士明志，萬死奚足恤。後來姦佞儒，巧言自粉飾。叩頭乞餘生，無乃非直筆。聖人順天命，四海瞻堯日。爾胡守慙愚，甘心取族滅。不覩解與胡，乘時附鳳翼。恩寵日以加，聲名垂簡策。

徐貫

一首

貫字原一，淳安人。天順丁丑進士，授兵部主事，歷員外郎中，出爲福建參政，遷本省右布政使，山東左布政使，拜都察院副都御史，巡撫遼東，召入爲工部左、右侍郎，進尚書，加太子太保。卒，贈太保，謚康懿。有《餘力稿》。

贈別張世禎

故人成久別，邂逅客都城。夜雨方論舊，春風又送行。鄉關頻入夢，雲樹遠含情。迢遞清溪上，相思對月明。

王佐
一首

佐字廷用，天順己卯舉人，福州衛籍。官訓導；以子鼎貴，封都御史。有《三留稿》。

宮怨

芙蓉帳冷減容光，愁倚熏籠懶著牀。寒氣逼人眠不得，鐘聲催月下回廊。

《詩話》：廷用是詩載集中，候官曹能始《十二代詩》采之，游用之《夢蕉詩話》謂：「南寧伯毛舜臣留守南都，灑掃舊內，見別院牆壁多舊宮人題詠，年久剥落，不可辨識。其一署曰『媚蘭仙子書』，即此詩末二句也。」當出好事者傳會，不然，裕陵定都北京之後，康陵未南巡以前，安有宮人以廷用詩，書之南內壁乎？

張元禎 一首

元禎字廷祥，南昌人。天順庚辰進士，累官吏部左侍郎，兼翰林院學士，掌詹事府事。天啓初，追謚文裕。有《東白先生集》。

游東郊

招提回首日沈西，十里香風送馬蹄。不是習家池上飲，傍人休笑醉如泥。

沈暉 一首

暉字時暉，宜興人。天順庚辰進士，累官右副都御史，巡撫河南。有《豫軒集》。

夏夜悼亡

青雀西飛竟不歸，芙蓉猶剩舊羅幘。山齋十日黃梅雨，誰與熏籠夜焙衣。

鄭紀

一首

紀字廷綱，仙游人。天順庚辰進士，累官南京戶部尚書。有《東園集》。

林雨可云：東園詩得力于靜，故能舉止安雅。

《詩話》：尚書無詩名，然如「古塹斜連江樹沒，飢烏低傍野人飛」，「橋頭雨歇溪初溜，天際雲收山漸多」，亦自琅然可誦。

送林慎學之官

相送東郊去，秋雲驛路寒。祇因爲客久，欲別故人難。馬向花間度，琴攜竹外彈。歸來不覺晚，月色滿吟鞍。

秦夔

十一首

夔字廷韶，無錫人。天順庚辰進士，歷官江西右布政使。有《五峰遺稿》。

邵國賢云：廷韶詩，始馳騁中唐，久之得其風格，既而學杜，復參諸蘇、黃以下數家，故所就

如此。

程克勤云：公詩清麗豐蔚，不名一家。

錢與謙云：廷韶詩流麗，有唐人風。

東安道中

南人喜乘舟，鞍馬非所便。自我離京師，陸行苦迒邐。長驅竟終日，黃塵暗幽燕。平原莽千里，四顧無人煙。况茲冬欲暮，寒風正淒然。霜嚴裂肌膚，指直不得拳。僕夫亟告勞，長跪向我前。下馬語僕夫，窮塗須勉旃。丈夫豈兒女，壯志恒在邊。微勞詎足惜，去矣行策鞭。

送人還松江

金陵城中花滿煙，金陵陌上酒如泉。送君臨岐一握手，欲別未別心茫然。疋馬遙遙向東去，黃金作鞭光之路。長安雖好不如家，翹首吳門隔煙霧。君家遠在雲水鄉，正近吳王舊獵場。海錯登盤玉脂滑，鮮尊出水銀絲長。荒亭鶴去空塵跡，三高祠前秋月白。惜君未得從君行，斜日無言正愁寂。

登觀瀑亭

麻姑之泉天下名，有泉不可無此亭。奔流直下蒼崖裏，千丈玉龍飛不起。鏗金碎玉聲潺潺，恍惚置我匡廬間。銀河句好續不得，日暮悠然騎馬還。

同金廣信宗器遊番湖

番湖水落秋容冷，碧色澄鮮三萬頃。樓船噉嘈何處來，十幅蒲帆弄秋影。霜晴九月葭葦枯，芙蓉著花秋滿湖。吳興已遠郭熙老，誰爲寫此秋江圖。汀洲遠近迷雲樹，東去滄波急如注。康山一髮天際橫，傳是先皇洗兵處。當年血戰湖水黃，日月照耀旌旗光。鼎湖龍去不復返，只有雁鷺飛茫茫。天開大澤雄今古，氣撼東吳及南楚。巴陵洞庭何處邊，目斷潯陽送樓櫓。北風獵獵握雙旌，此行奇絕如登瀛。風波平地不須起，向來魂夢今猶驚。浩歌蓬底還搔首，却憶同行信州守。萍水飄零盡白頭，相逢且醉餘干酒。

贈虞永錫赴金庭塾館

西溪先生頭半白，十年常作金庭客。慣說金庭山水清，嗟余俗眼何由識。新春示我山水圖，金庭乃在

東南煙浪之具區。洞天福地仙所都，靈芝瑞草無時無。危峰倒插青天孤，下涉阻險連重湖。秋風颯颯吹黃蘆，白波漫天雁驚呼。沙頭二老翁，衣冠一何偉。烏沙籠頭髮垂耳，笑看雲山弄雲水。就中一叟豪且雄，恐是近世天全翁。領客嘗遊湖水東，脫屣富貴尋崆峒。英賢遺跡轉眼空，好事寫入茲圖中。不然胡爲避世士，被服却有今人風。余生亦愛金庭好，對畫題詩心惓惓。會約先生作勝遊，他日風流成四老。

和謝武選齋居

長樂疏鐘曉，龍墀細柳春。天香飄御仗，紫袖引才人。萬乘求賢切，諸公奏疏新。幸逢虛己日，忠讜在忘身。

過高郵

四顧無山色，蒼茫入望遙。城池百戰在，魚蟹四封饒。小市黃茅店，孤村白板橋。停舟問民俗，風景頗蕭條。

久雨

劍外天常漏，江南雨亦多。陰雲連晦朔，潦水接江河。漫說禾生耳，還聞麥化蛾。憑誰問元宰，調燮意如何。

南山小隱

茅屋住山丘，丘中事事幽。茶香和雨摘，果熟帶霜收。石鏡當窗見，山泉隔幔流。何時謝軒冕，來伴竹林遊。

望泰山

中天積翠鬱重重，勢入青冥望不窮。山上白雲今古是，漢王虛信起封中。

賞芙蓉

獨倚秋風取次開，小園攜酒幾番來。勸君莫惜花前醉，昨日主人安在哉？

陸釗 一首

釗字鼎儀，崑山人。天順甲申，賜進士第二，授翰林編脩，遷脩撰，陞太常少卿，翰林侍讀，時與張泰、陸容稱「崑山三鳳」。有《春雨堂稿》。

李賓之云：張亨父，陸鼎儀未第時，皆有詩名。亨父天才敏捷，奇思硬語，人莫擗其鋒。鼎儀稍後作，而意識超詣，凌空徑趨，擺落塵俗，雖或矯枉過正，弗恤也。

《詩話》：鼎儀與西涯同登第，西涯時年十七，鼎儀《瓊林醉歸詩》所云「行過玉河三百騎，少年爭說李東陽」是也。西涯好推挽人才，求詩者至填塞戶限，乃賦詩以止作詩。鼎儀聞之失笑，戲作《八止詩》貽之，西涯申雞酒之約，未踐也。會謝鳴治、陳師召促西涯題詠，西涯遂渝止詩之約，偕謝、陳兩公，載酒鼎儀邸舍，李明仲、羅亨父亦至，即席分韻，詩成，書之卷軸。鼎儀又嘗與陸文量飲朱懋退宅，有教坊弟子王秀侑觴，夜深風冽，琵琶絃屢斷，主人以洞簫繼之。秀舍絃按拍，清歌數曲，歌詞有「學士波」字，蓋方言也。鼎儀爲賦詩紀其事，有「醒後空慙學士波」之句。當日諸公，逢太平盛際，翰苑風流，經過輒成勝引。予嘗過北平孫侍郎鰲室，獲覩西涯《陵祀歸和鳴治騎字韻詩》，和者數十人，裝成行看子，足稱玉堂嘉話也。鼎儀邸在新堤，今已不知其處。

三月八日與亨甫歸自城西

參差宮樹殿東西，樹裏青山落日低。回首旌旗猶未定，晚來風起玉河堤。

李東陽 五十七首

東陽字賓之，茶陵人。天順甲申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編脩，累官少師，兼太子太師，吏部尚書，華蓋殿大學士。卒，贈太師，謚文正。有《懷麓堂》前後集、《南行》、《北上》諸稿。

徐子元云：長沙大韶一奏，俗樂俱廢。中興宗匠，邈焉寡儔，獨擬古樂府，乃楊鐵崖之史斷，此體出而古樂府之意微矣。

穆敬甫云：李公才情兼美，於何、李有倡始功，大似唐之燕、許。

王元美云：李西涯如陂塘秋潦，汪洋澹泡，而易見底裏。又云：長沙公少爲詩有聲，既得大位，愈自喜，攜拔少年，雅俊者一時爭慕歸之，雖模楷不足，而鼓舞攸賴。長沙之於何、李也，其陳涉之啓漢高乎？又云：嚮者於李賓之擬古樂府，病其太涉議論，過爾翦抑，以爲十不得一。自今觀之，奇旨創造，名語疊出，縱未可被之管絃，自是天地間一種文字。若使字字求諧於房中鐃吹之調，取其字句斷爛者而模仿之，以爲樂府如是，則豈非西子之顰、邯鄲之步哉！